

# 中国崛起、“一带一路”与中美合作

宋国友

**摘 要：**中国大国崛起中面临新的困难和挑战,这些困难和挑战在安全、经济和政治等领域都有表现。中国力推的“一带一路”战略构想能够从不同方面帮助中国应对这些挑战,维护中国的战略机遇期。在推进“一带一路”过程中,要坚持合作理念,尤其要注重和美国的合作,避免中美对抗,为“一带一路”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

**关键词：**中国崛起、“一带一路”、中美合作

中国正在崛起,这是 21 世纪国际政治领域最为引人瞩目的重大事件之一。和历史上其他大国崛起一样,中国大国崛起的过程并不会一帆风顺,面临着较多的障碍和挑战。有些挑战和权力的结构性相关,有些和中国所处的地缘性相关,还有些和对中国特色制度的怀疑有关。中国政府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构想,部分回应了这些挑战,有利于中国的和平发展,从而有助于探索和丰富中国大国崛起的实现路径。

## 一、中国大国崛起中的主要国际挑战

中国大国崛起面临的挑战有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本文从国际关系的角度,主

要探讨国际挑战。大致上,国际挑战存在但不仅限于安全、经济和政治三大领域。

### (一) 安全挑战

从安全领域看,挑战可以分为三类。其一是全球权力转移所引发的结构性挑战。主要表现为美国作为现有主导型大国对于中国崛起的疑虑和抵触。美国为了因应中国的崛起,进行了“重返亚太”的战略调整,把全球战略重心从中东和欧洲地区转向亚太,其主要目标是针对中国。美国提出的重返亚太战略及其所采取的措施,导致中国在东亚地区的安全环境恶化,一些焦点难点问题也因此迅速爆发,使得中国所面临的战略压力增加。

第二是地区秩序变迁所引发的其他地区大国挑战。主要表现为日本作为曾经的东亚地区第一大国,对中国的崛起产生了很强的失落感,不能从心理上完全接受中国的崛起,因此采取了跟随美国制衡中国的外交战略。不仅如此,日本还试图利用钓鱼岛等领土争端,提升自身军事能力,加速实现国家正常化进程,挑战二战以来所确立的国际秩序。

第三类挑战是周边小国所带来的地缘性挑战。中国在东亚地区是个大国,但大国也会遭遇来自小国的安全挑战甚至威胁。一些周边小国会利用中国希望和平崛起的心理,挑战中国的安全和主权底线。中国有 14 个陆上邻国,6 个海上邻国。尽管中国与绝大多数国家已经签署了领土(海)划界协议,但是个别领土(海)争端仍然存在。随着中国的崛起,相关争议国认定中国会更大力度地维护主权权益,而且时间在中国一边。因此,这些国家采取了有针对性的措施针对中国,包括加强占岛力度、诉诸国际法以及抹黑中国形象等行为。这些行为威胁了中国领土完整这一核心利益,给中国带来了安全挑战,可能会破坏中国的和平崛起。

除了因主权争端而形成的地缘性安全挑战外,还有一种地缘性挑战是一些周边国家对相邻大国想象出来的安全恐惧,认为中国作为不断崛起中的大国,一定会压迫小国。基于这种想象的威胁,这些国家会有意渲染并夸大中国的安全威胁,实现在地区秩序中平衡中国力量的国际目标或者赢得选举或者巩固统治等国内政治目标。而从中国的角度,主权是核心利益,不容侵犯。在倾向于认定中国为威胁的情况下,中国正常地维护主权利益的行为又容易被周边国家进一步解读为中国作为崛起国家的“进攻性”。邻居不可以选择,小国面对大国时的脆弱心理短时间内难以改变,周边国家对中国的过度和片面反应影响了中国的安全环境。

## (二) 经济挑战

经济是中国崛起最为醒目的领域,也是目前中国力量的根基所在。过去三十余年中国经历了史所未有的大国经济发展。然而,中国经济发展至今,已经面临着较大的阻碍,恐难继续保持高速发展的势头。从国际和地区环境看,中国经济面临两大挑战。

一方面,2007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所产生的后果仍然未能完全消除。首先看发达经济体。美国走出了金融危机,但GDP一直维持在2%左右的发展速度,不能实现预料中的经济强劲增长。欧盟和日本甚至尚未走出金融危机的后续影响,继续处于经济低速乃至停滞状态。欧盟和美国是中国出口最大的两个市场,这两大市场的经济不振冲击了中国出口的持续稳定增长。新兴经济体也出现了困难。以金砖国家为例,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群体性崛起后,近期步入了暂时的“褪色期”。俄罗斯和巴西的经济尤其恶化,增长率在1%以下。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制约了中国在发达国家之外寻找新的出口增长点。

另一方面,东亚及亚洲地区经济一体化难以推进,阻碍了统一的地区大市场的构建。东亚虽名为全球经济增长三极之一(另两极是欧盟和北美),但东亚与其他两个经济版图的显著差异在于缺乏深度一体化和制度化的经济联系。欧盟本身是一个统一大市场,是自由化程度最高的区域。美国通过北美自由贸易区,也形成了高度整合的地区经济体系。与之相比,东亚由于受到政治、历史和经济等各种因素的影响,没有订立高度融合、覆盖主要经济体的地区经济合作机制。至于亚洲,更是缺少经济一体化的制度设计。在经济增长乏力的阶段,应该通过机制化的自由贸易来促进增长,中国本身也正在力推以自由贸易区战略为核心的地区经济一体化措施,但迄今为止,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缺乏足够的动力。

### (三) 政治挑战

中国政治制度的核心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一制度带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也是中国历史和人民的选择,具有合理性和合法性。然而,不少国家对于中国的政治制度,或者不了解,或者不认同,甚至是敌视,这给中国的大国崛起带来了严峻挑战。

首先,中国的政权安全直接受到威胁。一些西方国家认为中国的政治制度具有异质性。一些西方国家的政治精英和非政府组织惯常也以抹黑和颠覆中国的政治制度为重要目标,并且采取了各种形式的破坏活动。一旦中国的政权安全受到威胁,中国崛起的长期趋势将被根本性地改写。其次,中国崛起不受认可。英美以来的大国崛起都是西方民主制度国家的崛起,围绕着英美的崛起,已经形成一套在世界上普遍流传的话语体系。比如民主和平论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崛起,打破了原有的话语和理论体系,让部分国家产生不适感,也较难接受中国崛起。

其三,中国软实力遭遇挑战。经济发展和军力增长属于硬实力范畴。中国的崛起还需要软实力的崛起。但是,就现实而言,中国的软实力虽然取得了很大进步,但是仍然面临着美国软实力的阻碍。政治发展模式、经济增长模式以及生产生活方式的吸引力尚缺乏。

## 二、应对挑战的“一带一路”逻辑

面对上述国际挑战,中国需要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以维护和延长战略机遇期。“一带一路”虽然不能解决上述所有中国崛起过程中所面临的国际层面挑战,但是至少可以帮助应对部分挑战,因此是崛起大国应对挑战的重要战略选项。

### (一) “一带一路”改善安全环境化解安全挑战

“一带一路”所经过的国家,基本涵盖中国周边。仅在亚洲范围内,丝绸之路经济带包括蒙古和中亚和西亚等国家。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则涉及东盟和南亚。这些国家构成中国周边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把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方向之一——南太平洋地区——包括在内,除了东北亚国家之外,“一带一路”已经覆盖了中国大周边外交的绝大多数国家。

这些周边国家是中国安全环境的重要变量。中国通过“一带一路”改善安全环境的逻辑有如下三种。第一,直接改善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安全环境。“一带一路”充分释放了中国希望和周边国家共同发展的战略诚意,长期而言更有利于增进中国与有关国家之间的安全关系。即使对于那些与中国存在主权争端的国家,“一带一路”所带来的合作机遇及其形成的更为密切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也有助于改善安全环境。第二,“一带一路”有助于化解改善周边国家内部的安全环境,进而提升中国的安全环境。例如,不少周边国家面临恐怖主义带来的安全威胁。恐怖

主义产生的重要因素之一是贫穷。通过“一带一路”的建设,一些周边国家可以实现更快更好的经济发展,有助于铲除贫穷土壤,遏制恐怖主义蔓延。在这个意义上,“一带一路”建设无论对于周边国家,还是中国,都有提升安全的积极效果。第三,从周边安全环境的改善到全球结构性安全的改善。中国周边安全威胁的重大来源之一是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担忧和抑制。中国在与美国安全博弈的过程中,面临的一个显著不利因素是一些周边国家在安全上更倾向美国,有些国家甚至是美国的军事盟友。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构想能够为地区成员提供实实在在更多的公共产品,降低他们与美国军事结盟对抗中国的战略意志和决心,使得周边国家能够从本国的长远发展出发,不再完全追随美国,而是务实考虑中国对于本地区的建设性贡献。一些周边国家甚至有可能基于地区和平稳定这一最大利益,抵制和反对破坏美国抑制中国所采用的军事和安全围堵手段。

总体上,“一带一路”倡议可以帮助形成中国与相关国家之间从经济到安全的正向外溢性,更好地推进亚洲共同安全观的塑造。这对于中国应对周边和全球结构性的安全挑战,都是有积极意义的。在某种意义上,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还可以帮助扩大中国的安全伙伴关系网络,打造沿线地区的支点国家,进一步改善中国的安全环境。此外,中国通过“一带一路”还有利于和沿带沿路国家共同构建亚洲安全共同体,这将会进一步提升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在未来的全球安全博弈中也占据相对主动的位置。

## (二) “一带一路”形成新的发展动力解决经济挑战

“一带一路”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理解为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的经济发展策略。在欧美国家经济发展不顺的情况下,中央政府力图通过“一带一路”构想,充

分调动国内和周边两种资源,更好地实现经济稳步发展。

其一是国内发展动力的新增和集聚。“一带一路”当然是中国和周边国家之间以各种形式的互联互通为基础的经济合作倡议,但它不仅仅限于此,它更是中国国内各省份和各区域之间的互联互通计划。在《愿景和行动》中,国内大部分省份都被囊括在内。这些省份通过国家层面的各种规划以及铁路和基础设施等互联互通项目,打破原有可能存在的诸多经济和其他形式壁垒,形成更为密切的经济合作关系,帮助培育更为统一、自由和协同的国内市场经济体系,改变东、中、西部发展差距,促进东部产能向西部的有序良性转移,帮助西部地区实现经济更快增长。此外,“一带一路”规划实际上使得沿边省份摆脱地理劣势,从开放末梢转为开放前沿,这也有助于沿边省份的经济增长。

其二是周边地区发展动力的形成。中国周边国家总体上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经济规模总量较小,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处于“边缘”或者“半边缘”状态。但另一方面,中国周边地区国家人口众多,自然资源较多,具有较好的经济增长潜力。制约周边国家的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一为市场,二为资金。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在当前既无足够能力,也无充分意愿为这些国家提供市场和资金。中国作为崛起中的地区经济大国,制定的“一带一路”战略虽不能满足所有国家的市场和资金需求,但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向周边国家开放部分市场,并向他们投资,从而帮助周边国家实现经济更快增长。

短期看,“一带一路”似乎是中国单向的开放和投资行为,但本质上这是双向的互利行为。按照“共商、共建、共享”的“一带一路”原则,周边国家也要对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共同助力“一带一路”建设。中国产品和投资也可以因此获得更为

广阔的市场空间。需要指出,从短期的产品和投资角度来理解“一带一路”还是相当狭隘的。“一带一路”在中国的着力推动下,将有助于亚洲经济的深入整合,最终推动形成与欧盟或者北美相类似的机制化的经济体系。统一的市场越发展,将会带来更多的发展机遇,中国和周边国家的经济都可以从中受益。

### (三) “一带一路”推动塑造亚洲共同体应对政治挑战

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一带一路”的终极目标之一应该是要有助于形成亚洲共同体。亚洲共同体首先是利益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包括但不限于经济利益,还包括政治利益。在利益共同体中,各成员间的利益能够大致合理地获得分配和认可。在构建利益共同体的同时,亚洲各成员形成责任共同体。每个成员都应在共同体中承担与自身利益和能力相匹配的国家责任,为共同体做贡献,并且通过责任意识来强化共同体意识。共同体建设的最高阶段是命运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由利益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发展演化而来,但超越了利益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的前提条件为共同体成员之间的理解、协商和互助,基础是多元关系中的和而不同,制度差异中的理解尊重,价值分歧中的协商一致,充分照顾各方舒适度,努力实现亚洲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文化的和谐共生,不同国家、不同制度、不同社会的和平共处。

这三大共同体建设是习近平主席在不同场合已经表达的战略愿景,也贯穿于“一带一路”的顶层设计当中。三大共同体建设,从利益到责任再到命运,突出的是亚洲各国的共同发展和共同进步。“一带一路”有助于三大共同体的构建,而共同体超越成员间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差异,重视共同体发展的可持续和稳定性,形成紧密的成员间关系,增进认同和互信。在通过“一带一路”构建共同体的进程之

中,中国的政治道路、政治制度和政治模式,将更能够得到其他成员的理解和尊重。随着中国在共同体内贡献度的增加以及引导力的增强,刻意抹黑中国制度的言论也将会越来越失去市场,愿意学习和借鉴中国政治制度的成员则会增加。在这个意义上,在共同体范围内,中国在制度层面所面临的政治挑战将会大幅减少。非但如此,中国以“一带一路”为基础,在全球层面的软实力也会逐渐提升。

### 三、“一带一路”推进需要中美合作

从理论上,“一带一路”存在上述可以应对中国崛起所面临挑战的可能性,但是否能够取得预期效果,还和中国推进“一带一路”的理念相关。中国在“一带一路”中的理念应以合作为主。合作既能减少“一带一路”推进过程中经济性的交易成本,也有利于降低和消除互不信任或缺乏信任的政治成本。值得注意的是,“一带一路”的合作不仅指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更指中国与相关大国的合作。在所有的大国合作中,中美合作最为关键。美国及其在中国周边所进行的战略调整,在很大程度上催生了中国“一带一路”构想的成型。中国“一带一路”构想也有应对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考虑。然而,无论缘起如何,中国如果希望“一带一路”进展顺利,较少受外部干扰,就要秉承更为宽广的战略视野,赋予“一带一路”以更高的战略独立性,超越中美竞争,努力寻求中美合作,避免中美对抗。好的中美关系毫无疑问有利于“一带一路”的早日实现。

#### (一) 美国对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评估

因为一带一路战略退出的时间不长,美国国内目前对于“一带一路”还处于早期的分析研判阶段,对于如何应对尚未取得共识。总体上,美国国内对“一带一路”存在三种主流观点。

第一种是合作型观点。这种观点认为“一带一路”是中国向地区经济发展提供的公共产品,因此中美可以加强合作。特别是在阿富汗问题上,中美可以进行经济、政治和人文方面的合作并产生积极效果。

第二种是观望型观点。美国现在并不清楚“一带一路”的细节,具体包括什么、中国怎么推进,也不清楚其他国家是否会集体性地加入“一带一路”,因此美国需要观察。如果美国认为“一带一路”确实能够帮助地区稳定和发展,美国愿意同中国合作。如果美国评估“一带一路”倡议不利于地区稳定,美方也会有限制性地应对。

第三种是质疑型观点。一是经济层面质疑。一些美国专家认为,中方的“一带一路”倡议在政治和战略上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从经济上难以理解。就经济学而言,应该是先付钱、再修路,而不是先修路、再付钱。美方尚不清楚推动“一带一路”的长期融资方式为何。此外,从建设周期看,“一带一路”建设需要10年甚至更长时间,对于实现助力国家经济发展以及塑造地区经济秩序等目标是存在疑问的。二是外交方向质疑,认为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倡议表明中国优先重视周边外交,是试图扩大中国地区影响力的战略,因此可能会冲淡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三是地缘政治风险质疑。美国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在推进“一带一路”的过程中,也存在着大量不确定的政治和安全风险,这些地缘政治风险以美国的历史经验看,将很难处理。

## (二) “一带一路”中的中美合作

正因为美国国内目前对于中国“一带一路”战略上没有共识,中国应该把握时机,积极促成中美在“一带一路”上的合作,为“一带一路”的顺利推进创造良好

条件。

第一,中国应向美国明确“一带一路”的积极意义。对美国而言,“一带一路”的积极意义包括:1.“一带一路”是新时期中国提供的地区公共产品,有助于地区发展,提高沿线国家民众生活水平,并且通过带动经济发展铲除极端主义的贫穷土壤;2.有助于落实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的有关承诺,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减少对美出口,降低美国对华贸易逆差。3.“一带一路”是开放和包容的,需要借鉴美国的相关经验和教训,离不开美国的支持和帮助,也真心诚意欢迎美方积极参与其中。

第二,“一带一路”能够和美国的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等地区倡议形成优势互补效应,共同实现地区和平稳定的目标。美国“新丝绸之路计划”的经济目标主要包括四个方面:首先是基础设施建设,主要包括阿富汗国内公路建设,阿富汗与周边国家的铁路网建设,地区电网建设等。其次是降低贸易壁垒,推动地区国家间的贸易往来。第三是建设土库曼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TAPI)的天然气管道。第四是推动地区水资源共享。总体而言,这四大经济目标与“一带一路”目标基本相容,中美可以合作。

第三,探索中美在“一带一路”过程中的优先合作路径。中美优先合作路径包括:1.金融支持体系中的中美合作。“一带一路”目前以中国单边融资为主,未来必须通过多边融资,富有全球竞争力的美国金融业等相关行业在其中大有机会。2.投资项目中的中美合作。“一带一路”有大量的能源投资项目、农业投资项目、制造业投资项目以及服务业投资项目等,中美可共享投资信息,组建合资公司,努力打造共同投资、共同受益的投资合作模式。3.规则制定中的中美合作。“一带一

路”的推进过程也是各种贸易和投资规则实践和创新的过程。中美可共同研究既符合全球多边贸易和投资规则,又能够制定适应该地区经济发展现实的规则实践和创新。4. 打造合作样板。中美可从两个角度打造样板。第一是区域样板。第二个是项目样板。具体合作模式可以参照“中 + 美 + 东道国”或者“中 + 美 + 东道国 + X”的模式展开。

#### 四、结论

“一带一路”是中国倡议的重大地区经济倡议,是新时期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抓手,对于帮助解决中国崛起过程中所面临的各种挑战具有突出的战略意义。考虑到中国作为新型大国崛起的现实,这一倡议会引发地区秩序乃至全球秩序的相应变动,其推进不会一帆风顺,会带来周边国家以及其他大国的各种反应。中国要以合作的心态来推进和落实“一带一路”,促进地区共同体构建,包容其他大国在该地区的利益与诉求,把“一带一路”打造为中国和平崛起的新样板和新型大国关系建设的新示范,服务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